

共生经济

(1962—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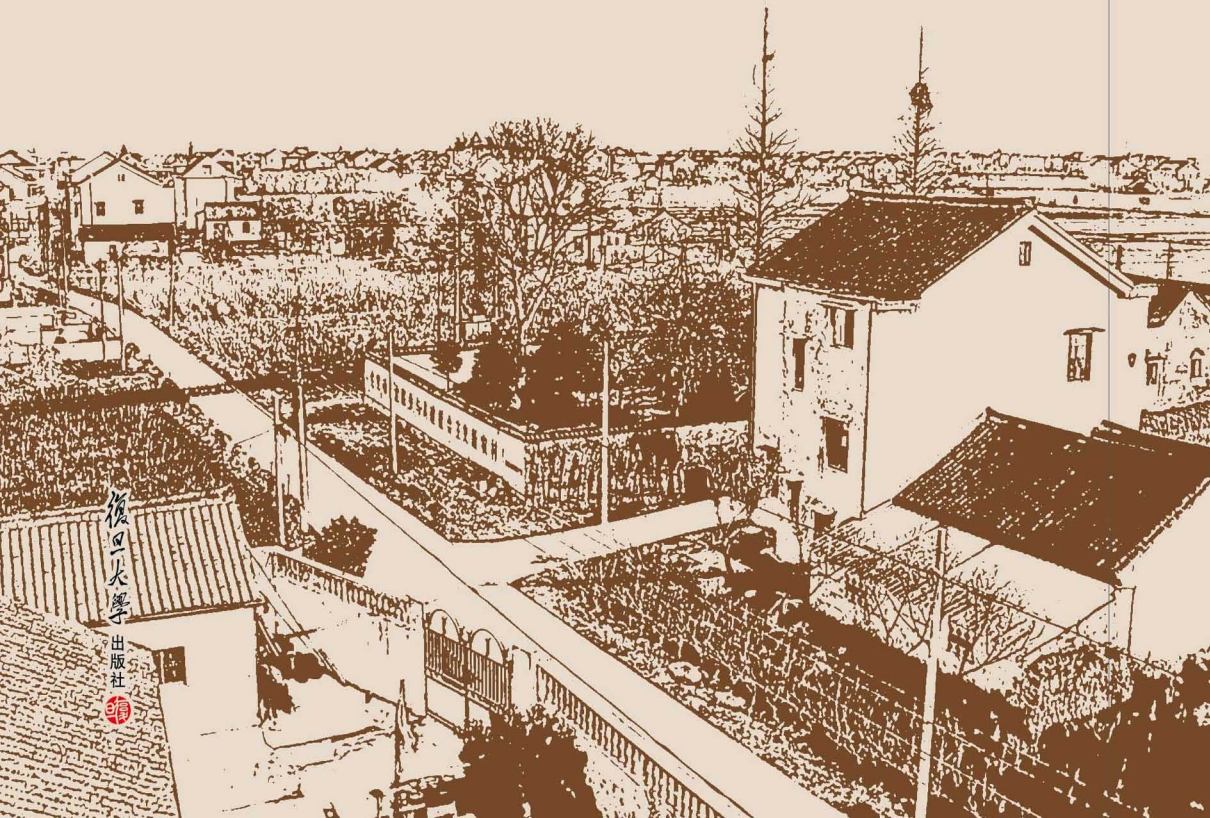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张乐天 丰箫 邱梦华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当代中国农民
的脚印系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生经济:1962-1982: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张乐天,丰箫,邱梦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7
(当代中国农民的脚步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13511-4

I. ①共… II. ①张…②丰…③邱… III. ①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经营-研究-中国-1962-1982 IV. ①F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573号

共生经济:1962-1982——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张乐天 丰箫 邱梦华 著
责任编辑/宋启立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960 1/16 印张23 字数358千
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511-4/F·2447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联民大队：浙北的一个行政村	8
第一节 区划、居民与历史	8
第二节 社会情况	18
第二章 生产资料	34
第一节 农具	34
第二节 农药	48
第三节 肥料	57
第四节 农田水利	67
第三章 “吃饭靠集体”	79
第一节 水稻	79
第二节 麦	107
第三节 杂粮	119
第四章 蚕桑与经济作物	136
第一节 蚕桑	136
第二节 络麻	165
第三节 油菜、蔬菜与瓜类	183
第五章 林牧副渔与家庭经营	196
第一节 生产队的林牧副渔业	196
第二节 家庭经营	229

共生经济(1962—198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第六章 集体经营的组织、制度与运行	264
第一节 公社、大队与生产队	264
第二节 生产队的两项基本制度	288
第三节 生产队的簿记体系	318
第七章 共生与内卷	341

绪 论

—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沸腾,世界瞩目。

然而,新政权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经济极端落后。落后的经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遭受严重破坏,全国范围内市场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新政权勇敢面对挑战,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在初步恢复了经济与社会秩序以后,新政权于1953年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并通过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建立“国家优先”的新秩序,以确保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

新政权的这种努力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初期的动荡以后,“国家优先”的秩序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而基本稳定了下来,时间是1961年下半年。

人民公社的基础是生产队集体。生产队是解开人民公社秘密的钥匙,是理解“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的关键。在另一个层面上,生产队有助于我们观察与理解经历了革命与社会转型的农民的价值观与道德,这种理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先从比较宏观的层面考察海宁地区生产队集体本身以及其与国家、个人之间的关联。

共生经济(1962—198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其一,生产队集体本身的存在状态。生产队是一个农业生产单位,1968年以后,浙北地区标准的生产队规模约45户,以每户4人计算,生产队有180人。生产队里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文化水平低下,超过50%的人是文盲;大多数人没有离开过海宁县。生产队从事传统的精耕农业,农业生产基本靠手工操作,运输靠人的双肩或者人工摇船。生产队集体产出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主要供内部消费,农民生活的自给程度非常高。农民全年辛苦劳动,只够维持生存,年终积余很少。生产队除了与国家的交易以外,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存在状态规定了其与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

其二,生产队是国家组织与制度体系中的末梢。这个体系具有等级分明的科层结构与权力关系,越到下级,权力越小,从而确保了下级服从上级。

其三,国家以户口制度控制了生产队的人口流动,以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粮食供销社等机构控制了生产队的物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贯彻了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生产队集体就与国家建立了某种“协定关系”,国家要求生产队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生产队从国家那里获得维系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必需的各种物资。这种交换过程完全受国家控制,交易的价格和方式由国家规定。

其四,自从农民交出土地证,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悉行转让给集体以后,农民就放弃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个人从集体的“退出权”被取消,生产队集体成为每一个农民注定的“生存场所”和唯一可以依赖的“家”。

当然,农民不是“木头人”,他们是活生生的、具有创造性的、追求发展的群体。他们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实践着“捆绑着的个体化”,演绎出矛盾曲折的故事,使生产队集体成为充满张力的、过渡性的历史存在。

二

生产队集体是农民基本的、唯一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是他们生命活动展开的场所和共同生存的地方。生产队集体的共生性特征影响着农民们的行为,也制约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在联民大队一带,我们发现了三者关系中相互支持的情况,其中,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技术引进引人关注。

在人民公社时期,联民大队一带的各个生产队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冬天,农民满怀热情地参加开河挖渠、平整土地、修机耕路等建设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联民大队一带的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大部分土地都做到了旱涝保收。联民大队一带是半经济作物地区,生产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种桑养蚕,开展副业生产。为了增加粮食与经济作物的产出,生产队一直希望国家提供更多的农药、化肥,并乐意“为国家多做贡献”;国家没有辜负生产队的希望,农药、化肥以及其他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每年都呈上升趋势。国家农科系统提供的作物良种对于生产队的粮食产出有较大的贡献率,几乎每一次粮食亩产“上一个台阶”都与引进新品种相关。此外,农业机械的运用大大减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农村电力的普及提高了农业自动化水平,科学管理技术的引进不断改变着农业生产方式,这一切都有助于农业的发展。

总体上说,一切有助于提高农业产出的努力都会同时受到国家、集体与个人的支持,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乃至全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不仅引人注目,而且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但仔细观察,三者关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农业生产秩序中有些不协调因素。其一,瞎指挥或者资源、技术的滥用。一方面,上级部门不顾生产队的实际情况,下达指令,硬性推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瞎指挥在农田水利建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在劳动中缺乏责任心,不按操作要求去做,造成浪费、损失。其二,国家把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引导生产队生产的砝码,生产队为了从国家那里多买农药、化肥,不得不去种植一些服务国家需要的作物。其三,农药、化肥等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十分短缺,导致出现拉关系、走后门现象。

人民公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的引进,从而有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是,生产队集体却使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被生存经济所吸纳,无法释放出应有的能量,难以促成浙北农业的发展,甚至造成后患。

其一,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资料的工具性运用及其弊端。

在传统农民心中,自然是神秘的,土地是珍贵的。他们敬畏自然,害怕因为某种触犯行为导致灾难。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土地,努力提高土地质量,希望来年有更高的产出,给家庭增添荣耀。农业合作化改变着农民与土地、自然的关系。自然成了人类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浙北农村提

共生经济(1962—198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出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行集体化以后，土地不再是家庭的财产，农民只关注土地的产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国家为生产队集体提供更多的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时候，生产队常常只考虑提高土地的产量，较少关注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对于土地的危害。生产队集体以及农民家庭对于农药、化肥等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工具性运用污染了土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其负面影响需要进行认真的评估，其背后的价值观更应该认真反思。

其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资料的被动式运用。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为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时候，农业技术的推广十分顺利，现代农业生产资料毫无障碍地进入遥远的村落，与前公社时期相比，农业现代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仍然存在。农业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众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对于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但是，由于现代农业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生产队“再积极也没有用”，所以，生产队通常都只是“被动地”运用农业技术和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生产队的领导们“等着”国家的分配，“听着”公社农科系统布置农药的使用方法，再“照葫芦画瓢”地通知社员。普通的农民较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农业技术。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农业现代化是生产队的事，是国家的事，“关我什么事”？

其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资源的过密式运用。

农业现代化追求着两大目标：一是大大减轻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二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逐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部分地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标却流产了。从技术的角度看，现代农业的高效率是不容置疑的。化肥的肥效比传统的河泥提高几十倍；拖拉机耕田，劳动效率起码高出十倍以上，质量与人工翻田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人民公社时期，既然引进了许多现代化的要素，为什么“农业停滞不前”？原因就存在于生产队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队成为农民唯一的“就业”单位，生产队里所有的农民都要求生产队长尽可能多地安排农活，以“赚工分”，增加收入。换句话说，生产队内部没有提高劳动效率的意愿，农民们只看着自己“拿了多少工分”，完全不顾劳动效率。这就出现了现代

农业技术与资源的过密式运用,现代化可能提高效率被过度的劳动投入消解了,生产队的工分值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从联民大队一带的粮食生产及其管理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经济作物的生产及其管理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三

“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不仅涉及所谓“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更涉及国家对于集体、个人的支配与改造。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国家推动的一场改造传统农村与农业的运动,国家推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完善基层管理与治理,旨在改造传统农民,建设现代新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生产队集体的管理成为维系正常生产与生活所必需的工作,各个生产队都在上级领导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生产队管理是表达性实践的典范。生产队里的许多工作与民主话语相匹配。每年进行的生产队队务委员会与生产队长选举是“民主的实践”,大队党支部要求所有社员“以主人翁态度”积极参与选举,选举过程严格遵循着民主程序。生产队里每隔一段时间举行的社员代表大会、全体社员大会总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生产队长与队务委员会有机会倾听社员的意见。生产队“财务管理民主化”最引人注目,会计每一个月都按时张榜公布每一个社员的工分记录,以便大家核对;每次结算以前,队长都听取大家的意见,生产队所有的账目都是公开的,随时可以让社员查询。

生产队的管理总希望做得更加规范,以克服生产队长个人的随意性。生产队每年都进行队长和队务委员会换届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生产队行为规范,包括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出纳以及其他委员的职责,生产队关于出工、评工记分、实物分配的规范等,在听取社员的意见以后,新的规范就确定下来,要求大家“严格执行”。在生产队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涉及社员行为的事情,生产队就开会讨论,“推出几条规定”,宣布某个时间开始执行。

在国家的推动下,生产队表达性实践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规范化努力都具有正面效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生产队集体的实践是现代性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是有限的、弱小的,总被淹没在传统的冰水之中。

其一,少数人支配与多数人依附。

在生产队集体的运行过程中,社员群众的参与只是表面上的,生产队

共生经济(1962—198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的事情总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决定。他们支配着生产队的权力结构,左右着生产队的运行。以生产队长选举为例。在联民大队,大队党支部每年都在生产队换届选举前下生产队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物色下一届生产队长与其他干部的人选。党支部在“心中有数”以后,才派人员到生产队组织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如果“条件不够成熟”,党支部会继续做一些人的“思想工作”,以“统一认识”,完成上级组织的任务。因此,社员大会的投票只是“做一个形式”,主要人选事先由少数决定了。

这种“少数人支配”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村落里绝大多数农民缺乏自主意识与主体性,他们遇事只想着找别人“帮忙”,习惯让别人来支配。一句话,农民的生存状态与依附心态决定了民主只是“做做样子”。

其二,绝对平均主义。

国家号召“农业学大寨”,传统大家庭推崇“一碗水端平”,两者的结合促成了生产队集体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从196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队的粮食分配首先满足每一个人的粮食需求,按劳分配的比例很低。生产队分配实物,为了保证公平合理,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抓阄”,叫作“手指头没有眼睛,抓到没有话可说”。生产队评定劳动工分,男性全劳力一律10分,女性全劳力一律7.5分,一旦拿到这个工分,就每年如此,不再变动。绝对平均主义是中国大家庭家长的处事办法,延用到生产队集体中,严重地伤害了生产队的强劳动力,后者甚至感觉受到了“剥削”。

其三,漠视规章。

在生产队管理中,为了规范农民们的行为,每年都会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但是,农民很少把生产队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他们总是自行其是,随意破坏“他们双手表决同意”的那些规定。在联民大队,每年的禁鸡令是典型的案例。生产队每年都在适当的时候颁布禁鸡令,以保护集体粮食,确保粮食丰收。但很少有人严格遵守禁鸡令,逼得生产队使用强制手段。有人说,“农民是蜡烛,不点不亮”。这种情况令生产队长头痛,更令一些生产队长使用强迫命令、体罚等手段,谁之过?宽泛地说,农民们缺乏法制意识、契约精神,在这一片土地上,谈何现代管理?

四

在“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中,生产队集体是一个关键环节。生产队集体的稳定与持存确保了社会秩序的延续,生产队集体内部的张力也给社会秩序的长期维系带来了困难。

生产队集体是特殊时期的历史存在,是与外界关联度很低、自给自足的社会空间。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受国家计划控制的农业生产经营,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适度集体规模,封闭的集体生产与生活空间,这一切使得生产队集体中的农民们产生了共同生存的意识,一种“同船合一命”的观念。

在生产队中,土地与主要生产资料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集体土地几乎是全体农民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和生命延续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同生存意识有效地抵御了来自外部、内部的妨碍农业生产的干扰,确保了农业生产可能循着自然的节律展开,各类作物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我们把生产队集体经济称为“共生经济”。

但是,共生经济仅仅使经济水平停留在维持人的生存的水平上,这显然不是向前发展的经济,反而是向后倒退到较原始状态的经济。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下半叶,农民再落后,也不能容忍停滞不前。生产队里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状态,到1970年代中后期,这种不满意情绪更多地转化成自行其是的行动。

1956年,当联民村的农民们交出土地证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从此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束缚在这片集体的土地上,成为一个个“被束缚的个体”,“没有出头的机会”。这是最让生产队里的年轻人沮丧的事。生产队集体如此严格地“绑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缺乏学习提高的机会,缺乏增加收入的机会,缺乏选择职业的机会,更不可能改变身份。

希望是人的生命意义所在,新的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新的需要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历史实践。生产队里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想办法”,其中两种努力明显触及了人民公社的社会秩序。其一是化公为私。化公为私的行为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所规定的行为规则相反,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在人民公社里,国家是公,集体是公,个人是私,化私为公行为暴露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中存在着“无公德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二是逃离集体。1970年代后期,浙北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生产队,有的自己做泥水匠、木匠等,有的到社办企业上班,有的做小生意赚钱等。逃离集体的行为影响了生产队集体的劳动与分配,妨碍了生产队正常的农业经营,冲击了“国家优先”的社会秩序结构,并最终导致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人民公社终结了,公社给人们留下的历史教训却是深刻的。

第一章 联民大队：浙北的一个行政村

直到1960年代，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格。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所有的劳作都依靠人的体力，锄头、铁耙等农具几乎与一千年以前的一样。在农业生产中，时间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只是古老故事的翻版。

公社的环境与资源构成了农业生产的外部约束，生产队是农民们维系生命的全部依托。几十户人家，100多口人，耕耘于同一片土地，共担风险，同享收益，过着近乎自给自足的日子。这种生存状况滋生出集体生存的意识，用当地农民们的话来说，叫“同船合一命”。那是怎么样的一艘船，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行驶？

第一节 区划、居民与历史

每一个行政村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光荣的或者悲情的；每一个农业村落都只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细胞，都内在地包含着“村落的真理”^①。到2012年，联民大队的名字早已在海宁市的版图上消失，然而，联民大队却还是一方农业村落。

联民大队是人民公社时的一个大队，有8个生产队，其中之一是红旗生产队，小地名叫陈家场。

① 村落都有一整套为村民们所接受的善与恶、对与错、美与丑等地方性观念，这些地方性观念构成村落文化，制约着村民的行为。

一、地理位置

联民大队是浙北杭嘉湖平原南端海宁县境内的一个生产大队。

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北岸,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东北偏东 61.5 公里处。东邻海盐县;西接余杭县;南临钱塘江,与萧山、上虞县隔江相望;北连桐乡;东北隅与嘉兴市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 $30^{\circ}19'$ — $30^{\circ}35'$,东经 $120^{\circ}18'$ — $120^{\circ}50'$ 。东西长 51.65 公里,南北最宽处 28.94 公里,总面积 681.5 平方公里。1990 年,海宁全区有 15 个镇,12 个乡,辖 89 个居民委员会,286 个村民委员会^①。

截至 1990 年,盐官乡位于海宁市市府所在地硖石镇西南 20 公里处,杭州湾北岸。地理坐标为北纬 $30^{\circ}24'$,东经 $120^{\circ}32'$ 。东接丁桥镇,西邻钱塘江镇,西南毗连盐官景区,西北隅与周镇乡接壤,北靠郭店乡和丰土乡。全乡面积 19.65 平方公里,有 130 个自然村。盐官乡共有 11 个行政村,联民村在盐官乡的东南部,离镇政府足有十里路程^②(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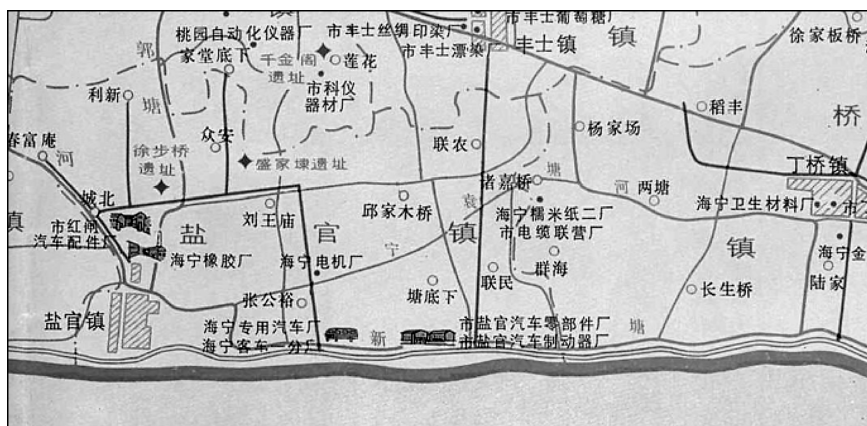


图 1-1 联民大队地理位置图(1993 年)

资料来源:海宁市工商交通旅游图,1993 年。

联民大队的南端有一条老沪杭公路。公路筑于民国年间,沿着杭州

① 参见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年,第 1,21,31 页。

② 参见盐官镇志编写组:《盐官镇志》,南京出版社,1993 年,第 1 页;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年,第 127 页。1990 年,盐官乡与盐官镇没有合并,盐官乡乡政府在盐官镇上,所以,盐官乡地理区位与盐官镇相同。

共生经济(1962—198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湾蜿蜒曲折,从杭州一直通到上海。公路是运输的通道,更是防护钱塘江大潮的一道防线。1937年,日本军队在乍浦登陆,沿着老沪杭公路烧杀抢掠,联民大队一带公路南面的房子化为废墟,一些人惨死于日本兵的刺刀下,给当地农民留下了很多痛苦的记忆。

盐官素以钱塘江潮而闻名天下。月缺月圆,潮汐的时间随之变化,半个月一个轮回。汹涌澎湃的海潮蔚为大观,却严重地威胁着沿岸人民的生存,联民大队一带自古就有“海宁海塘不修,七郡生灵成鱼鳖”之说。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浙江东防海塘同知杨振斋著《海塘肇要》序云:“浙江海塘为杭嘉湖苏松常六郡民田庐舍所关国计至重,晋唐以后,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门出入,南北两岸俱无所害,自嘉定十二年(1219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趋于北,海宁州南四十余里沦入海水。”^①此后,潮水多次冲坍海塘,海水内灌,农田被淹,百姓受灾。

解放以后,国家十分重视修筑海塘。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动员农民们修起了高高的防潮大堤,并在大堤上种植了固土的芦竹。站在江边远眺,大堤犹如绿色的长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已经把泥堤改建成牢固的水泥堤。当地农民们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担心潮水泛滥了”。然而,江边偶尔会有噩耗传来,个别“不识潮性”的人看水面平静,走下海塘,不料被潮水卷走了。

二、历史与居民

联民大队所在的海宁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海宁庆云镇永安村郭家石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盐官镇城北村徐步桥遗址和郭店镇莲花村千金阁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这些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海宁一带已有先民生息。

联民大队所在的盐官乡设乡政府于盐官镇。盐官之名始于西汉,以吴王濞煮海为盐,于此设司盐之官得名。盐官镇始建于吴越年间,在明清时代非常繁荣。从公元655年到1911年,盐官一直是县州治所在地,人口最多时达5万以上。在沪杭铁路修通以前,盐官是重要的码头、南北交通的要冲、各类货物的集散地,商业十分发达。解放以前,盐官一直是国民党县政府的所在地。1949年解放后,海宁县人民政府在盐官镇正式成立。1949年6月中旬,海宁县人民政府迁到硖石。此后,盐官镇一直是

^① 转引自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海宁县直属镇，与人民公社属同一个级别。1990年，盐官镇辖4个居民委员会和1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2017户，6139人^①。设于盐官镇上的盐官乡在1970年代称为红江人民公社，管辖着盐官镇东面、北面共12个生产大队，联民大队离盐官镇10里，是红江人民公社最东面的大队。

1970年代，联民大队下辖8个生产队，其中，在袁花塘、油车巷和冯家洪环绕的一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古老的自然村落——陈家场，正式名称是红旗生产队。“陈”为姓氏，“场”即场地，陈家场就是陈氏家族世代居住、劳动和生息的地方。据传，陈氏家族早在明代万历年间便于此居住，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1981年，红江人民公社组织专人调查生产大队与所有自然村的历史，下面是调查的全部记录。

联民大队：高级社时命名，现仍为联民大队，是联合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意思。

九里桥：此桥建于公路南运盐河上，距盐官9里路，故名九里桥。现在，建在培塘河^②上的红江2号桥代替九里桥，离原九里桥向东北段约100公尺。

红江一号桥：此桥建于1973年，因属公社东边界，故名红江一号桥。

椿树底下：该地原有大椿树，附近的村庄就叫椿树底下。

贾家场：这地方住的都姓贾，故叫贾家场。

陈家场：该村都姓陈，故叫陈家场。

冯岸上：该村都姓冯，村前有一条河，故得名冯岸上。

张开泰：据说在清末，张家在这地方开过店，后又成为一个村庄，故得名张开泰。

太平庵：太平庵原是一座庙的名字，据说始建于清末，此村就以

① 参见盐官镇志编写组：《盐官镇志》，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31页。1990年，盐官镇是海宁市直属镇，盐官乡是盐官镇西部、北部的农村地区，乡政府在盐官镇上。几年以后，盐官乡与盐官镇合并，称为盐官镇。2005年下半年，盐官镇、郭店镇、丰士乡合并建立新的盐官镇，当地的“头面人物”就镇政府“设在哪里”展开了权力博弈，最后，盐官镇政府没有设在历史悠久的盐官老镇，而是搬到了郭店镇。后来，由于老盐官镇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古迹，海宁市把老盐官镇单独划出，成立“盐官景区管理委员会”。

② 培塘河又称上塘河。海宁县的水系区分为上河水系与下河水系，位于联民大队南部的培塘河是上河水系，故称为上塘河；位于联民大队北面的袁花塘河属于下河水系，有时农民们称其为“下河”。

共生经济(1962—198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

庙名命名。

横浜头：该村有一条浜叫横浜，住在浜头一带的人家就叫横浜头。

斜河头：村内有一条河，河头不规则，取名斜河头。

十里亭：离盐官约10里路，有一座凉亭叫十里亭，附近的村庄就叫十里亭。^①

2000年8月份，联民大队原会计胡少祥经过调查，记录了联民大队各个不同姓氏的历史与分布，全村没有一个姓氏的农民对于自己的宗族历史有比较清晰的记忆。或许，缺乏历史记忆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现象。下面摘录一些他当年写下的文字。

我村姓江的人家

我村只有四组有几家姓江的，大约最早也只有2家，不知为什么这个小地方叫江家场。

其中有1家姓江的，有1位老人。我小时候人家都叫她九姑，她男人是招女婿的，不知男的是姓朱的还是姓江的。她老头已死了，儿子也死了，只剩下媳妇和孙子，这个孙子就是江志成，已死，他比我大3岁。他有4个儿子，其中3个已成家，目前已成为4家姓江的。

另一家姓江的，据说叫江阿七，最早也有一位老太，人都叫她七阿太。她有1个儿子，不在家中，去余杭平窑做(工作)，人家那里有儿有女，他的名字叫关通。他平均1年不到1次来家，他就是江家真正的子孙。

江家七老太儿子不在家，也不愿在家。一个老太身边无人，有一次一个要饭的年轻女子(来了)，她留了下来当女儿。后来，一个当地方兵的男子叫徐兴甫，给她当了女婿。没有生孩子，把隔壁王家一个小姑娘当领女。徐的老家在斜桥北面高桥头。后来又将在徐兴甫的侄儿给领女做了女婿，生了2个女儿和1个儿子，现在已经有了孙子，继承着姓江的，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姓江的。七太的女儿都叫她金宝，不知娘家姓什么。七太的女婿姓徐，孙女姓王，孙婿又姓徐。到

^① 参见联民大队文书档案：《海宁县红江公社地名录(1981)》。《地名录》对于地名的表述不够严谨，联民大队中没有单姓的自然村，说“都姓×”的说法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目前为止，全村姓江只5家人家。

我村姓章的人家

我村只有五组原来4户姓章，直到现在也只有6户人家，原来是章厚仁、章洪彬、章义堂和章阿三。章厚仁是做木工的，当时在社会上可算是一般的人家。他只有一个儿子，叫章永堂，父子都已亡故，传下来有3个孙子，分成了3户，大孙子章仲华，又名长发，也已死了。仲华也只有一个儿子，未成年。

章洪彬原在上海油墨厂工作，解放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在伪祝会乡当过办事员，参加国民党，解放前夕又到上海，他家里有妻子，有一个儿子，名叫章默兴，而他长时住上海，上海有小老婆，直到死于上海。

章义堂很早死亡，生有一个女儿，出嫁住在屠甸。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后来去女儿家和女儿女婿一起过，直到死在屠甸，这户人家没有人下传。章阿三生有2个儿子，当时很苦。大儿子叫章云松，在旧社会大约到上海当伪警察，全国解放时，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杳无音讯。直到改革开放后曾回来过2次，在第一次来之前，生母刚巧死亡，没有见面。二儿子章桂松，很小给人家，解放后逐步翻身入了党。他有2个儿子成了2家。第二次兄弟会面，十分亲切。桂松有病时，他哥从台湾寄钱、寄药，3年前已死亡，以后他哥嫂没有来过。

我村姓胡的人家

我们胡家的祖先不知在哪里。我们双秧河兜最早大约只有3户人家，我已经不知道我家的曾祖辈的情况，不知道坟墓以及亲戚关系了。

原来的3家，我只知道现在的堂哥胡瑞芳的祖母，虽说是堂哥，他们已经和我家比较远了。他的父亲没有弟兄，他有个弟弟，在余杭。传下来只有他的3个儿子，其中一个在硖石，家里还有2个儿子为2户。第二家是我堂伯父，大约比胡瑞芳家要近一点。这个堂伯父3个女儿，儿子也有一个比我大1岁，在大约10岁左右死亡。后来大女儿招个女婿，现在有1个儿子只传下1户。最早的第三家是我们这家姓胡的，曾祖辈和前2家的关系我不清楚。祖父辈有4个弟兄，其中一个最小的给人家做领子，现在在群海村四组姓葛，传下也有4户人家。家里的3个弟兄，我的祖父最小，生了2个儿子，父亲传下我一个。伯父母不生，领个儿子，现在有2个孙子为2户。大